

讀書指導

第三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導 指 書 讀

輯 三 第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005340)

讀 書 指 導 第三 一 冊

定價國幣陸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輯者 李 伯 嘉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目次

總類

怎樣研究目錄學？……………譚戒甫……………一

怎樣研究新聞學？……………梁士純……………一三

哲學·佛學

怎樣研究中國哲學史？……………馮友蘭 孫道昇……………二二

怎樣研究佛學？……………黃懋華……………三五

人口

怎樣研究人口問題？……………陳長蘅……………六二

政治·法律

怎樣研究政治學？……………楊幼炯……………七一

怎樣研究法律科學？……………章淵若……………八二

怎樣研究民法？……………阮毅成……………九一

經濟·工業

經濟政策及其研究法.....羅敦偉.....一〇三

統制經濟及其研究法.....羅敦偉.....一一六

怎樣研究工業？.....趙曾珏.....一二七

教育

怎樣研究教育心理學？.....艾偉.....一三七

怎樣研究幼稚教育？.....張宗麟.....一四九

怎樣研究小學教育？.....趙廷爲.....一五九

語文

怎樣研究中國文字學？.....張世祿.....一六九

算學·天文

怎樣研究中國算學史？.....李儼.....一八九

天文學的欣賞及研究方法.....張鈺哲.....一九一

地質學

怎樣研究地質學？.....楊鍾健.....二〇一

生物學

生物化學研究法·····	陳明齋·····	二一三
怎樣研究民族學？·····	黃文山·····	二三〇
怎樣研究人類學？·····	林惠祥·····	二五〇
人類學及其研習法·····	劉咸·····	二六八
生理學		
怎麼去學習生理學？·····	蔡翹·····	二九六
工程		
電機工程研究法·····	陳章·····	三〇八
怎樣研究電訊工程？·····	趙曾珏·····	三二一
農業·家政		
怎樣研究農業經濟？·····	萬國鼎·····	三三二
怎樣研究家政學？·····	王非曼·····	三四一
藝術		
怎樣研究書法？·····	陳公哲·····	三五一

怎樣研究中國文學史？	郭紹虞	三六二
如何讀詞書？	夏承燾	三七一
怎樣研究希臘文學？	羅念生	三八二
怎樣研究英美文學？	梁實秋	三九〇

附錄 撰述人履歷

讀書指導第三輯

怎樣研究目錄學？

譚戒甫

無論甚麼學問，總得抓住他的中心，才有辦法；目錄學的研究，當然也是一樣。現在的目錄學已是鬧得太闊大了，材料之多，門徑之雜，讀者應接不暇，幾乎無從措手似的；實則二千年來，世代雖遠，只要細心考察，仍有坦途可尋，絕不淆混。但此刻僅就『怎樣研究』一點上說，既爲篇幅所限，須得用一個『易知簡能』的方法去應付，就是要從裏面尋出他的中心來作爲骨幹，再行分疏枝葉，務使閱者一目了然，不致厭煩才好。然則目錄學的中心是甚麼？我以爲就是劉歆的七略，七略既是中心，就須懂得他的體制，同時又須知道他前頭的別錄及後頭的漢書藝文志，因爲七略承前啓後，和該二書確是一貫的著作，決不可分離。如能明白這一點，也就全盤解決了。不過目錄二字，總是根本，還須首先一說，方不致忘却源頭，尤其是初學者應該特別注意，免得誤入迷途。

目錄二字，原來本是分開的。何謂目？何謂錄？何謂目錄？我們先該知道。漢書藝文志大序論劉向校書說：『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這因秦漢時的書

籍，篇卷都是單行，多少亦復不一，劉向奉詔校書，先合中外書凡若干篇，次除復重若干篇，再次定著若干篇，如現存管子晏子等錄的前段都會說過這話，此即所謂「條其篇目」。這篇目既定，加作一敍，如戰國策書錄，先略述校讎情形，次着「敍曰」二字，下即繼以千餘字的論評，此即所謂「撮其指意」。據此看來，目即篇目，指意即敍，而奏上之錄則兼包目與敍二者無疑了。但目既兼包在錄之內，何以又要合稱目錄呢？這因編校之初，本以篇目爲主，且經過整理以後，可免錯亂遺失，覺得篇目所關甚重，故舉目以加錄，名爲目錄；而有時亦稱敍錄，如晏子說苑所載向奏，山海經所載歆奏，前皆題爲敍錄，即是一樣。不過在字面上，敍與錄原意略近，而目與錄本義遠隔，故連用目錄二字，事較軒豁，所以古今通行了。至於二字連用，究竟起自何時，已無確實考證。隋書經籍志簿錄篇序說：「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這本是臆測之詞，故又說：「體制湮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削行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蹟，疑則古之制也。」按詩書之序，漢宋聚訟不一，作者既難於確指。時代仍未可質言。又有人謂周易十翼，有序卦傳，漢志以爲孔氏所作，其文還被荀子大略淮南繆稱引用過，想必淵源極古；傳中所條列的六十四卦，頗和向歆著錄同例，則目錄之作，當起於此。按十翼序卦，非孔子作，今已考證甚明；可知目錄之制必非始自孔子。惟漢志兵書略序說：「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撫遺逸，紀奏兵錄，猶

未能備。』據此，舉凡校讎定著序錄上諸事，自高祖武帝時已然，並非始於劉向，然大概亦至劉向時才得完備。故漢書敘傳說：『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又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引：『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今列子書錄尙存，此二語正在其內，可見錄在當時已稱目錄。然則目錄一名，前已醞釀甚久，及向歆父子校書之時，方才正式編定目錄，應該爲事實所許可罷。

前頭說過，我們研究目錄學，應該明瞭別錄七略漢志三者的體制，方可解決一切，於今且把他們依次述說於下：

(一) 別錄 劉向校書所奏，凡載在本書後面的目與敘都叫做錄，如管子敘末說：『向謹弟錄上』；晏子敘末說：『謹弟錄，臣向味死上』；列子敘末說：『臣向所校列子書錄』；孫卿新書敘末說：『所校讎中孫卿書錄』；戰國策敘末說：『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都可爲證。梁阮孝緒七錄序說：『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這是說劉向校書，先把篇目定著寫在全書之後，更作一敘，寫在篇目之後，取名爲錄；後來把羣書的錄脫離本書，編在一處，才叫別錄。這別錄的內容，除却羣書的篇目和敘以外，諒來旁的文章或無幾了。至別錄裏面的門類，究竟如何分的呢？漢志大序說：『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據這樣看，當時向等四人，已經把羣書分作六個部門，即(1)經傳，(2)諸子，(3)詩賦，(4)兵

書，(5)數術，(6)方技；然則別錄的編次，想也是照着六部分開的了。至隋志簿錄篇載稱『七略別錄二十卷，七略七卷』，姚振宗七略別錄佚文敘說：『劉中壘蓋卒於成帝綏和二年，上溯河平三年受詔校書，首尾凡二十年，典校既未及竣事，則別錄亦無由成書。相傳二十卷，殆子駿奏進七略之時勒成之。其曰七略別錄者，謂七略之外別有此一錄，當時似未嘗奏御者也。』但章炳麟檢論徵七略却說：『別錄先成七略後述。向時雖未著七略，其與任宏尹咸李柱國分職校書，業有萌芽，故隋志已稱七略別錄。』又自注引隋志文說：『此非二書，蓋除去敘錄奏上之文，即專稱七略耳。』按章說足正姚說之失，惟注語又似倒因為果。我以爲本是二書，其二十卷，或是晉隋間人把七略七卷附在別錄之前，故稱七略別錄；若如檢論語氣，會當叫做六略別錄了。我疑心二十卷減去七卷，餘十三卷，或是別錄隋本如是。前說別錄內容分成六部，計每部得佔二卷；尙餘一卷，正就是後世的發凡起例一類東西。此如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一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又太平御覽卷六百六，亦引風俗通曰：『劉向別錄云：「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此二條都是別錄佚文，言讎校，言殺青，正合於劉向校書發凡起例的格調，且在六略各敘中，不便繫屬何處，可知別錄原本，確有一卷在前無疑了。

(二)七略 漢志大序說：『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又阮氏七錄序也說：『昔劉向校書，別集衆錄，卽今之別錄。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其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爲名。』現在我們看到『歆卒父業』四字，知道七略本是劉向原來有此計畫，章太炎氏已說過了。至前頭說隋本別錄有十三卷之多，而七略只有一半，可見前者都是羣書的篇目與敍，故分量較爲繁重。後者據七錄序後書最所載：『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此六百三家，實卽六百零三種不同的書名，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也是六百零三個書名所共有的篇數或卷數。然則七略的體制，乃是刪去別錄的篇目，復將那六百多篇敍中所定著的篇數或卷數放在書名之下，又撮抄各敍的指要，約成簡詞或子注之類，如初學記卷二十一，及御覽卷六百九引別錄說：『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此本別錄裏面的一敍，引者似有刪節。然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七略說：『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又漢志易家有『淮南道訓二篇』。下子注說：『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這子注，自來都說是七略舊文。可見歆將向敍縮短，繫在書名之後，卽阮氏所謂撮要，所以省便。似這樣辦，每略恰佔一卷。又三十八種類，除詩賦略外。每種各作一小序，一名篇序，而六略各作一總序，一名後序，都輯爲一卷，列在書的最前，叫做輯略。至於漢志前而的大序，御覽卷六百十八，於敍圖書門引『昔仲尼歿』至『皆充祕府』一節，又於正謬誤門引『成帝詔』

光祿大夫』至『有方技略』一節，皆不說引自七略，但同卷中却引有劉向別傳（即別錄）一條，劉向七略（此疑即隋志的七略別錄）一條，知漢志大序或非七略原文，抑班氏採用一部，亦未可定。惟嚴可均輯前漢文，據漢志注文選及書鈔類聚御覽各書，引有七略的話說：『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姚振宗把來作爲輯略總序（即大序或前序）的佚文，然則七略原自有大序一篇無疑了。

右邊是我對於別錄七略研究的一個大概，因而我們應該注意之點有四：（一）別錄之目，即是篇目，但七略之目，却是書目。他們父子之間，竟把這個目字的函義輕輕地更換了。後來目錄之書，隋志叫做簿錄，舊唐書遂索性叫做書目，原是根據七略，但有人說全失劉氏的本意，未免太過。（二）別錄本有篇目與敍，而七略中刪去篇目，僅存書名篇卷之數及簡詞子注，內容已大不同。（三）別錄僅有如後世的凡例一卷在前，而七略却有大序一篇，小序三十三篇，總序六篇，合爲輯略，多少已自懸殊，但有人說別錄亦有輯略，實考之未審。（四）別錄的篇目與敍，內雖分作六門，然頗似後世專家文集之類，即有益於研尋學術，究少裨於考索源流；但七略不然，書分六略，略又分種，種又分家，每家書目，概依古近順次排列，一目了然，况又加以各序，遂開後來許多法門，而爲考求古今學術源流的關鍵。

（三）漢書藝文志

阮氏七錄序說：『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略，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

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略之辭爲漢書藝文志。『按蘭臺爲後漢藏書之所，猶爲書部，係泛指部次之事，卽謂蘭臺藏圖書，仍依七略部次爲分類法；後來班固著漢書，又據七略作成藝文志了。但班氏並不完全照抄，故本志大序說：『今刪其要，以備篇籍。』顏師古解釋道：『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這因班固作志，與劉歆奏略之旨不同，故體制亦異。輯略本是專篇，固乃節節拆散，各附在當篇之後，章學誠校讎通義原道篇謂：『刪其輯略而存其六，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不知條辨流別各語，卽歆原文而爲固所采用者。惟增損改易，則不能免，如書入劉向稽疑一篇，禮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儒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樂出淮南劉向等頌七篇，諸子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春秋省太史公四篇，兵權謀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鴟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篇，兵子巧省墨子重；又最末『大凡』下，謂『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這些出入省併，都是班氏的增損。又初學記卷二十一，御覽卷六百九，引七略說：『詩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書以決斷，斷者義之證也。』今六藝略總序作『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似此文句差異，便是班氏的改易。至易書皆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樂言『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劉向二字，當亦班氏所改，此如上舉初學記御覽同卷引七略，有『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之語，歆稱父向爲先君，故班氏改稱劉向，亦事勢所必然了。又史記管晏傳正義引七略：『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今諸子

略，管子在道家，晏子春秋只作晏子，皆非七略原文。且不獨此，七略書目之後，原有簡詞小注，如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七略說：『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此當是敍說禮家『曲臺后倉九篇』的簡詞；又白孔六帖卷五十五引七略：『魏公子信陵君也』，此當是解釋兵形勢家『魏公子二十一篇』的小注；但今漢志皆沒有，可知劉氏原書，班氏刪去已不少了。由上看來，班氏此志，除增損改易反接記後事諸端，殆全採用七略，不過編制略異罷了。

別錄七略漢志三者漸次變革之度，已如上述；然就現在所謂『學』說，究竟他們有甚麼分別呢？我以爲劉向原是校書，目的在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這實在是校讎學。劉歆却利用別錄作根據，把他融貫起來，除分類編目外，又作序四十篇，使古今學術源流得有所考，這是注重在目錄的學上，所以七略才是目錄學的正宗。班固本是因人成事，但他却是以史志爲對象，所以叫做藝文志，如硬要派他爲學呢，也只好說是書志學罷了。但校讎名學，其時甚早；目錄名學，近始大行。如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不料在同時，章學誠的信摭駁道：『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爲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敍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

真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問伊，「書止求其義理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真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後來朱一新的無邪堂答問也說：『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爲後世校讎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澈源流，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爲校讎也。世徒以審訂文字爲校讎，而校讎之途隘；以甲乙簿爲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爲無用。』朱說和章氏略同，但他却名爲目錄校讎之學，可見目錄二字不可抹殺，故作此調停之詞。所以自時厥後，目錄學三字一般習用，不成問題；而近世更多專治之書，尋求磨勘，範圍之大，幾乎無從限制了。我以爲學貴嚴謹，名從主人，不可過於寬泛；老實說，目錄學久已成了過去，我們現在研究，只可說是溫故，應當從故裏面去知新，萬不可把新的也歸入故的裏面。比方目錄學之後，曾經產生過書史學，書目學，板本學等類，近又有杜威氏十進分類法，王雲五氏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以及本刊新一百七十號所載馬宗榮先生的怎樣研究圖書館學，無不各自獨立，自由目錄學胎息出來。然則我們既要說怎樣研究目錄學，仍當一秉溫故的宗旨，直從史志入手，分作三個時期：（一）兩漢，以漢書藝文志爲代表；（二）魏晉至隋，以隋書經籍志爲代表；（三）唐至明清，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代表。此三大時期遞有改變，各具特色。今之專書，每多詳論，悉可參考。惟回溯已往，總不離乎七略的成規；而近人對於七略與別錄漢志前後的關聯，反多遺義，未能闡發盡致。所以我前頭把七略認作骨幹，以後二千年來的同類著作，大率認爲

枝葉；範圍雖縮小，然綱舉目張，名實也相副了。今別錄七略已佚，尚有輯本數家，而漢志又爲七略的變形，亦可考見一切；所以現在只把這三種提出，作爲我個人對於研究目錄學的一點點意見罷。茲將研究材料及參考各書，略爲開列於後。

八史經籍志三十卷 光緒間張壽榮重刊，數年前板存蘇州振新書局。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

中國歷代藝文志一冊 民國廿五年上海大光書局鉛印本。

七略別錄佚文一卷。

七略佚文一卷。

漢書藝文志條理八卷又拾補八卷。

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 以上五種，姚振宗輯編，統名快閣師石山房叢書，近年由浙

江圖書館付印。

漢書藝文志講疏一冊 顧實著，民十三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本。

漢書藝文志舉例一冊 孫德謙著，民初自刊本。

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宋晁公武著，光緒間長沙王先謙校刻本，商務印書館續古逸叢書及

四部叢刊三編影宋袁州刊本。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 宋陳振孫著，光緒間江蘇書局刊本。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